

鑒 誠 編 錄

溪

編

事

錄



中華書局

鑒

誠

錄

何光遠 撰

# 四庫全書提要

## 鑑誠錄十卷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閒事。而蜀事爲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弁讀書後志以爲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似未睹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前有劉曠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以劉曠度鑑誠錄三卷。何光遠鑑誠錄三卷。分爲二書。益舛誤矣。書中間有夾註。如判木夾一條云。此答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日修之。非爲高駢相公也。何光遠誤述。危亂艱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敍說甚詳。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爲十卷。有朱彝尊跋。稱從項元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旨詩。後山詩話以爲花蕊夫人作。蜀門謔一條所載向瓊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爲廬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鑒冤辱一條。全副襲殷芸小說東方朔辨怪哉蟲事。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已爲附會。

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寄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縱后畋遊，恆至六十里外，殊爲誣誕。灌鐵汁一條，稱秦宗權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亂，是爲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其爲五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採綴，故仍錄之。小說家焉。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知不足齋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又所據底本皆出於朱竹垞知不足得竹垞原本又經前清康乾間名人校勘學津則從影寫竹垞本付梓闕趙懷玉一跋學海本刊刻於道光之際在知不足之後故據知不足本排印並校錄學海本異文於當句之下

# 目錄

## 第一卷

瑞應讖

九轉驗

誅利口

金統事

知機對

走車駕

## 第二卷

御賜名

鬼傳書

逸士諫

耽釋道

判木夾

灌鐵汁

## 第三卷

語忌誠

蜀上醫

餌長虹

妖惑衆

落韻貶

## 第四卷

蜀門諷

輕薄鑑

斥亂黨

危亂黜

許墓靈

得夫地

聖 試 錄 目 錄

第五卷

徐后事

高尚士

武金山

第六卷

戲判作

怪鳥應

布燮朝

第七卷

倣十在

陪臣諫

釣巨鼈

第八卷

衣錦歸

作者同

帝贈別

禪月吟

產麒麟

旌論衡

鬼坐衙

神口開

容易格

因詩辱

改橋名

雪廢主

贊舊詩

鬼坐衙

神口開

容易格

因詩辱

改橋名

雪廢主

贊舊詩

鬼坐衙

神口開

容易格

因詩辱

改橋名

雪廢主

贊舊詩

錢塘秀

第九卷

夢太白

卓絕篇

第十卷

歸生刺

求冥婚

蜀才婦

走山魈

削古風

改名達

高僧諭  
見世報

魚還肉

攻難詠

分命錄

鑑冤辱

# 鑑誠錄卷第一

五代 何光遠撰

瑞應讖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之門妙絕之戲。按學海本戲作稱呼頭入爲孟入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來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凌霄漢雖般輸之妙無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爲祥矣又王蜀後主元舅徐太師延瓊於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暖宅後主亦親幸宴樂移時忽於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成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既而旌幢屆蜀以統軍聖輿作興聖海本太子未歸旋令將校改換宮闈孟祖乃權於徐公之第安下覩紅綃所籠姓字怪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持禮入洛顧太尉遠爲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衡厥命以通好嚴本辨士也既而屈蜀亦稱臣焉然於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置一笏記廣敍興亡詞旨鏗鏘驚駭聞聽蜀之文武卿咸伏其雄治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又於明宗

天成得位之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僞而辯孔子誅之子今巧言如簧弗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初與王朝折箭爲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藏之珠金選宮庭之嬪姦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減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叛二鎮之節旄閔控扼我咽喉覬覦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爲監護坐握兵權跋我藩維承吾爵位人神豈恕天意爭容爾之再來機亦謬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蒼黃失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爲洛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算其李嚴於王蜀所置笏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迫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條爾鹽張按學海本作殘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迥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薆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虞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汝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時號王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梁末主名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彊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威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於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歎吾皇迴感於蜀皇國禮遠酬於

厚禮臣等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彤庭戰汗實深於跔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爲睦隣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閒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董與趙有寄託之知懷魏都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罄血誠旣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爲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卒按學海本作橫下同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子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卒徵暴斂事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良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嗔兵有鬪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弊民惠姦有窺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語下失機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晉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與狂孽直犯漢川是時高祖親統全師合戰於踪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元瓊按學海本作費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匹斬首一萬獲其九城梓州龍劍普異圓蓬是也梓帥與其子光嗣拊膺而哭按學海本作拍膺而奔欲堅故壘賊將王暉獻於

按學海本作其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璋小簡按學海本作間交兵已勅軍前俾其掎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修其本作具章奏備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爲鄰從初不睦常厚諱於表疏每深聞於朝廷

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及審聖聽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激驍雄按學海本作驕驅除二字姦宄尋屬陛下翠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剋之不武按學海本作於是二字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而終日其後故按學海本作其悔後毫不自悔恃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寰中之無畏按學海本作因三字料聖君之意必摧按學海本作推亡以固存其如倖臣之言怨怒甲而按學海本作還乙由三字是與董璋愛以暫合和而不同雖玉帛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儻敢飛颺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按學海本作川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於彌牟鎮北按學海本作比屬下句讀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兇其董璋至午時敢領祆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奮鼓旗一擊而魚按學海本作蟻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瓊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員奪下甲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逆漏之徒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棄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亂轍以咸按學海本作感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慚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已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於四日之間莫不遐仗按學海本作望皇威戡除隣患臣方以自達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其

羽插。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邊軫憂勞。謹降使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姦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睿本作<sup>按學海</sup>方略。顯應神機。更無脣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曰。脣齒論交歲月長。豈期率意忽頗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九轉驗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偏體生瘡。髭髮俱脫。十日而崩。此唐實錄隱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人自號龐九。經身長七尺。不知年幾百歲。每於石室修氣。經年絕食。太祖往往遣使賜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求延生之術。龐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先須息萬慮於人間。棲一身於岩穴。與天地合德。與烏獸同羣。斷其喜怒悲哀。去其滋味淫慾。然後存神養氣。辟穀休糧。欲究還丹。審窮爻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萬機。孽毒三軍。誅殘百姓。怨滿天下。恩唯海本作<sup>按學海</sup>底一家。豈同軒后清靜自化鼎湖上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龐助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妄指難易。非斥朕乎。龐度太祖言深慮。遭其誅責。復奏曰。臣有靈丹可延九五之數。儻放臣棲隱。卽敢進之上。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十年在位。是朕願也。龐乃於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陛下清素守真百日。方可餌之。不然者。灰本作<sup>按學海</sup>反惡耳。上旣深信。龐得歸山。後帝久患石淋。忽宣至藥服。

食眉髮立墮頭背生癰及至彌留爲穎王所弑乃知九轉非誤一君其次諸侯遇之死者無數非丹有損而人不真按學海本作丹弁有損而人不知或曰武宗因折按學海本作拆寺患癲而崩實爲庸說也

金統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赤蟻黃蟻聚鬪七日掃盡復生己亥歲天瀉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長虹貫斗星奔西南明年黃寇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年黃巢在京尙讓爲相改乾符之號爲金統元年見在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南門譏諷頗深僞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並令剜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火按學海本作大隊內收得文官會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千餘人百司驚惶皆悉逃竄其七言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色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喫糲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齊

走草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西府太子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階焚燒宮闈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蕎麥燒餅奉宣賜紫宮人楊舞失其名進裏汎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揚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

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廟土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書看



# 鑑誠錄卷第二

御賜名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按學海本作甚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旣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東川人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於兩舍之外傳三十里爲一舍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敍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存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又說襄妃惑君之事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迫脅岐城大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書採而不用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曰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峻宇又彫墻靜思今古爲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爲盤遊亂紀